

## 法國香頌的傳奇——永遠的皮雅芙

劉俐

法文chanson是「歌曲」之意，但法國歌曲如此獨特，在英美流行歌曲之外另樹一格，所以中文給了它一個美麗的名字——香頌。當香頌隨著手風琴聲揚起，空中就飄散著巴黎街頭的氣味……

皮雅芙（Edith Piaf）幾乎就是香頌的代名詞；《玫瑰人生》（La Vie En Rose）更是法國香頌的一則傳奇。這首歌1946年誕生，它跨越時空，永遠流行。不斷出現在電影、偶像劇、廣告的各種情境；在東京的小酒館，在布拉格的街頭，都可能在不經意中聽到它熟悉的曲調：「當他擁我入懷，在我耳邊低語，我看見玫瑰人生……」幾個音符，就喚起某種法國情調，成為世人心目中，最鮮明的法國符號。

然而，皮雅芙代表的恰恰不是那種優雅、精緻、光鮮的巴黎。她來自街頭，粗礪的生活造就她強悍的生命力。父母都是街頭藝人。她從小就捧著帽子跟著父親走江湖，15歲開始獨自在街頭賣唱，被一家夜總會的經理發掘，為她取名Môme——不是雲雀、不是夜鶯，只是隻「小麻雀」——開始在歌廳酒館演唱。

她未經雕琢卻渾厚豐沛的嗓音讓巴黎音樂圈大為驚艷，巴黎藝文界向來愛才惜才，他們為她寫曲作詞，打磨她的技巧；詩人考克多（Jean Cocteau）為她寫劇本，名導演巴侯（Jean-Louis Barault）與他同台。她錄唱片、拍電影、演舞台劇，也開始自己作詞、作曲。「小麻雀」逐漸蛻變為一位成熟自信、全方位的藝人。

她不但征服巴黎，也經常至美國巡演。1956年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開獨唱會，是第一位進入這座古典音樂殿堂的流行歌手。

在事業顛峰時，她是法國歌壇「大姊大」，提攜了無數年輕一代的歌手，如後來紅遍影、歌壇的尤蒙頓（Yves Montand）、阿茲納夫（Charles Aznavour）、穆斯塔奇（Georges Moustaki）等等，可以說，皮雅芙開啟了法國香頌的一代盛世。

皮雅芙一生錄製的兩百多首歌曲中，約80首是她自己作詞。她把自己的生命、熱情毫無保留的灌注其中。她的歌沒有抗爭，沒有控訴；沒有革命的壯志，偉大的主題。從街頭的小麻雀到紐約卡內基廳的大明星，她不斷吟唱的是街頭藝人、風塵女子、賭徒、酒保；是飄泊的水手、外籍兵團的亡命之徒。她不屑於平凡的幸福、布爾喬亞的安逸；追求感官的極致、暗夜的刺激……

而愛情永遠是核心。17歲就懷孕生女，過世三個月之前，還熱鬧地與比他年輕20歲的希臘歌手成婚；她不斷戀愛，每一次都全心付出：「每一次我都相信，我永遠相信……」

她最膾炙人口的《愛的禮讚》（Hymne à l'amour）是以生命寫就，唱出她與拳王賽當（Marcel Cerdan）刻骨銘心的愛。賽當被認為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拳擊手，是法國的民族英雄。他們相遇於紐約，兩個在異鄉打天下的法國人相知相惜。「拳擊之王」與「香頌之后」的戀

情轟動大西洋兩岸。然而拳王已有家室，各種壓力排山倒海而來。皮雅芙無畏於一切，大聲吼出她愛的誓言：

天可以崩，地可以裂  
只要你愛我，我管它！  
只要你的愛滿溢我的清晨，全世界都不在我  
眼下  
...  
我可以去摘月亮，我可以去搶銀行，  
只要你一句話。  
我可以不要國家，我可以不認朋友，  
只要你一句話。

她睥睨一切，卻敵不過命運。一年多後，賽當在飛往紐約赴皮雅芙之約時，墜機失蹤。這段短暫的幸福就在一團火、一團光中化為一陣煙硝。

悲慟得幾乎崩潰，但不到一年，她重新站上舞臺，更瘋狂地投入演唱。

愛情的打擊、兩次車禍的創傷，使她不得不以嗎啡止痛。就在她的藝術達到顛峰之際，毒品和酒精一點點侵蝕她的身體。1958年再次車禍，她仍拼命地唱，不顧醫生、朋友的勸告，直到倒在舞台上；她仍不停地愛，終至遍體鱗傷，過早將生命燃盡。

1963年皮雅芙因肝癌過世，得年僅47歲。

她的摯友考克多說：「我從未看過如此大器的靈魂。她大把大把揮霍，把黃金往窗外扔」；她揮霍錢財，揮霍精神、體力、情感；活得淋漓盡致。

1961年，巴黎最重要的歌廳「奧林匹亞」L'Olympia因財務危機，瀕臨破產，皮雅芙以一場熱烘烘的演唱會拯救了歌廳，自己卻因嚴重的風濕，站都站不穩，要靠高劑量的嗎啡才能支撐。在這次演唱會中，她唱紅了另一首經典：《我無怨無悔》（Je ne regrette rien）：

不，一點也不  
不，我不後悔  
別人對我的好、對我的傷害，  
我全都不在乎  
...  
用我的記憶，點著一把火  
痛苦、歡樂，都不必保留  
掃去愛情、掃去愛情的顫音  
從零開始  
不，我不後悔...  
為她自己的一生活下了註腳。

皮雅芙的歌被世世代代歌手傳唱，從小野麗莎到路易阿姆斯壯，從席琳狄翁到三大男高音，不論是溫柔的呢喃，爵士的瀟灑，沙龍的慵懶或美聲的颯技，各有特色，也支支動聽，但在皮雅芙旁邊，都不免失色，因為皮雅芙是用全生命唱，掏心挖肺地唱。當她一開口，元氣淋漓的歌聲，如地底迸出的一道熱流，147公分的弱小身軀頓時巨大無比...

（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法文系退休教授，曾任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主任）